

雲 溪 居 士 集

九

國學

中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二

宋 華鎮 撰

書十五首

上楊帥章待制書

按宋史 章衡傳 拜寶文閣侍
制書中有云冠秀異而登籍

射甲科而中第 謂衡以
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也

某聞揚子雲之論 李仲元名之不彰也 曰無仲尼則西
山之餓夫 與東國之紳臣 惡乎聞夫 西山之餓夫 伯夷
也 東國之紳臣 柳下惠也 昔商周之初 聖人遭罹事變

尚權宜以濟世道故伊尹說湯以伐夏殺民呂望涼武王以翦商弭亂伯夷後世不知其義姦臣賊子竊名節以營私紀綱蕩析而不可救

原闕

心食其粟采薇首陽之下至死而不顧春秋時周道衰而王澤竭天下之士不及中庸賢者過之而放於甚高不肖不知勉而溺於汚陋非逐魚鳥狎麋鹿枯槁顛頽於山林江淮之上則甘言令色脅肩諂笑浮沉俯仰於高門懸箔之下展季顧原闕者既失而隱者亦未為得

於是直道以事人三黜而不去進不溺於汚陋之俗退
不為甚高之事此二人者咸以聖人之才因時制行振
頽網矯流俗而立名教者也故孟子謂之百世之師使
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雖鄙薄貪懦之夫化而
為寬厚廉潔有立之士其清風峻節蓋已如泰山北斗
高明峻拔出於列星之間衆山之表不可得而掩已然
而無仲尼則猶未免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紳臣委棄
泯沒乎塵垢之下又况鄉黨衡華間以行義自律刻飾

文彩而志乎為君子者苟未獲題品於師儒宗主之門
則安能接武英躔曳裾文囿度越夷等光映人表哉此
古之懷奇抱識之士所以仰青雲而慷慨嘆息於高明
之家者也恭惟某官閭下茂識少成廣譽夙著當右文
多士之際以行義修潔道術高妙問學辯博文章溫雅
英華乎辟宮步驟乎俊造冠秀異而登籍射甲科而中
第八更臺閣出擁麾符公清溫雅之望藹於朝廷中和
樂易之化洽於州郡隱然以儒宗碩德為時老成緒言

所收清議斯允雖附驥尾而致千里託鴻毛而逸層霄
未足喻其高遠也某材非翹秀識慮不敏幸賴父兄好
善幼承義方之訓生七年使誦書又七年學文又七年
而應科舉逮兩座鄉版叨竊名第二十八歲矣心思弗
競怯於計慮不能商畧多寡封殖貨財筋骨不及中人
趨步跪起少遽則氣亂而色動不足以勝甲兵備行陣
性復不善飲酒不知博奕從仕以來徒勞之餘無所用
其力夏日舒長寒宵漏永官曹事隙筋骨未疲惟弦歌

詩書尋閱傳記稽其成敗攬其餘芳而已每謂慕學而
不知道則雖勤而無得或溺於異端而無所折衷則雖
多而無所驗於今未足以適事傳聖人之道者莫如六
經作六經論三代而上帝王之事前聖言之詳矣兩漢
以來得失之迹成壞之由史氏雖備有可言者作兩漢
三國晉唐論凡十二篇謾聞管見固未能深探道真揚
榷前世亦記其所傳而已輒繕寫贊左右惟閣下矜其
苦心潔已姑察其所為如在所教無惜咳嗽之餘而成

就之使無與燕雀之徒困於碌碌某之幸也不識可以
望此於門下乎

上吏部尚書

某聞起幽潛之地者必有名德顯茂論議嚴貴之君子
遇以特達之意為之依主而翦拂之結高明之知者必
有誠至切到動心駭聽之語言具夫縕袍之素為之表
襍而薦導之莫為之主下之人無以自致莫為之表上
之人無以自知此二人者世未嘗無之然而未嘗必相

值者則亦以士之兼智敏者或鮮故也何則嚴顏若神辭氣不俯高門深閉宵如重淵傲睨青雲酣飫勢利勢利中心恝然不以顧諟寒素汲引後進為意者人之不可依者也進而十之不見其益祇取辱焉溫溫玉色樂善無厭芳言如蘭教誨不倦勢忘尊高禮逮疎逖確然務成人之美以報國為心者士之所可主者也後而違之不見其高祇失時焉夫昧其所依求益而取辱不可以言智失其所守後時而興嘆不可以言敏故農夫以

昏作為良商賈以奇貨為富士以智敏為美某雖不才
竊願從事於此恭惟吏部尚書閣下雅量自成全才異
稟術高經濟學通天人任已以伊周致君以堯舜貴名
茂實夙著於仕倫舊德老成日高於朝右年彌尊而志
彌篤位益貴而禮益恭徽音華采如雷霆霹靂震驚遠
邇慶雲景星高映天外有耳目者莫不瞻聞某雖踈賤
非早依門牆素蒙善誘者然欽餘聲仰末光亦有日矣
去歲浪栖上京道出淮海仰叩麾節獲瞻儀型行李有

程依戀徒切前日伏遇汎封東下袞衣西歸躡文昌之
高驪冠天官而為長休澣之日刺字可通輒集舊文敬
修贊禮又蒙溫顏下逮詰言屢接掌治之暇許賜俯覽
登大人之門而得是禮遇者甚鮮此士之所以宜主以
為已歸而不可失者也某七歲誦書弱冠應詔兩玷鄉
版遂獲成名爰竊祿仕十有四年善不敢廢惡不敢為
然碌碌無聞與衆人進退若乘扁舟汎溟渤渺然莫得
其津濟而無所歸宿今四十歲矣偏親垂白室如懸磬

齒髮未脫清朝可懷仲夏日永高秋夜長撫已自憐不無慨歎念寒素之迹無可依之地復自棄而不鳴尚得為敏乎用是忘其狂易寫情於言求出於門下非敢為利也惡不敏也伏惟矜察少加憐焉無使望煌煌之堂而興嘆於赫赫之光也幸甚幸甚

上國子豐祭酒書

按鎮子初成狀云元豐之末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

公以先君應詔樓煖序亦云元豐間孫覺豐稷薦君堪博士則所謂豐祭酒者必稷無疑而宋

史豐稷傳乃無稷為祭酒之文蓋宋史列傳往往不詳歷官亦闕事也

某聞天下有大物宏深濶遠至於無外亘古今而不變
貫三才而兩之其致用甚明而妙微莫測違之者不可
離即之者不可既惟聖人為能盡其事古之人謂之道
術儒者道術之所在者也昔先聖祖述二帝之意憲章
文武之法持以干世主而濟斯民至乎車轍之跡環天
下而不售退於洙泗之上悼時命之不相懼道術之無
傳於是作六經而載之以遺後世探天地之心索陰陽
之隱形鬼神之情狀原死生之始終因消息滿虛奇耦

逆順之變定吉凶悔吝以明得失崇盛德而廣大業者
存乎易頌文武之基詠幽厲之誠察禮義之存亡觀情
性之邪正因正變哀樂之差言王道之成壞勸明德而
懲淫慝者存乎詩本堯舜之道述三代之變采東周之
一得錄片善於費秦因典謨訓誥征貢歌範之文以明
帝王之蘊備稽古而應世變者存乎書異五禮之制等
三十之儀謹度數之末節暢隆殺之典訓因聲明文物
華質詳簡以為節文通因革而記述作者存乎禮論咸

章之律述漢武之容象帝者之所成頌皇王之遺美因聲容節奏疾徐疏數之文以紀功德察世變而觀前聖之心者存乎樂舉周公之成法斷魯史之記事誅窮奇之已死拔元凱於無間別嫌明微予奪褒貶以成一王之法正誅賞而弭賊亂者存乎春秋六經之作可謂盛道術之意可謂明矣學者得六經而讀之宜無待於人而自得焉然孔子沒子夏退於西河之上當是時去孔子未久也從之學者擬於夫子孟子孔子之孫子思之

弟子也視夫子蓋百年耳進退於齊梁之間親而師之者亦數百人荀卿出於孟子之後亦未遠也老於蘭陵李斯之徒皆其弟子夫子夏孔門之高弟孟荀儒者之大成人之從之未足多怪若董相之出於西京馬南郡鄭司農之在東漢得遺經於煨燼之末起禮學於絕滅之後因訓詁以測聖人之意守章句以傳師承之習其視子夏孟子荀卿之徒遠矣然所在之地過於洙泗天下之士聞其名者莫不願得而師之羸糧而不以為勞